臺大文史哲學報　第 六十 期
2004 年 5 月　　頁 75～112
臺　灣　大　學　文　學　院

長安唐詩與樂遊原現地研究

簡 錦 松*

摘　要

樂遊原與曲江都是唐代長安城主要的遊賞去處，詩人題詠極多，但古代文獻對「樂遊原」位址設定在昇平坊的說法，與唐詩的原始指述嚴重不合。本文以詩學專業者的目光，站在近人考古成果的基礎上，以更精確的實證方法進行現地研究，並將 GPS 測量及 GIS 地理分析技術，帶入本研究中，重新檢驗了古今說法，並將唐代樂遊原正確地定位在修政坊高地。

關鍵詞：唐長安、唐詩、樂遊原、現地研究

本文 93.02.15 收稿；93.04.14 通過刊登。
*國立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On-Site Studies of Tung Poems on Cheng-An, Centered at Le You Yuan

Chien, Chin-sung *

Abstract

Le You Yuan and Lake Qu Jiang are two of the most famous place of Chang An, the Capital of Tang Dynasty, in the old days. There were numerous poems sited these two places, however, their precise location were unknown. Many ancient articles assumed Le You Yuan is at Plan Sheng-Ping, but it contradicts many statements in Tang poems. This study exam the numerous tales on the description of the locations, using archeology techniques together with modern GPS and GIS equipment, discovered that the Le You Yuan is actually in the highland of Plan Xiu-Zheng instead of Plan Sheng-Ping.

Keywords: Chang An, Tang poetry, Le You Yuan, On-Site Studies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長安唐詩與樂遊原現地研究

簡 錦 松

一、前言

樂遊原，或稱樂遊園、樂游原、樂游園、樂遊廟、樂遊苑，皆同指一處。

宋元以來，歷代對樂遊原的解釋，大體上皆沿襲《長安志》位在「昇平坊東北隅」的說法，《唐兩京城坊考》、《嘉慶咸寧縣志》俱如此，僅《類編長安志》指在清龍坊（清字疑衍水旁）。[1]昇平坊在唐長安城中的位置，屬東部中間偏南，《長安志》所指之樂遊原為該坊東北隅之高地，在今後村之東、鐵路新村之南、觀音廟村之北、經九路之西。

但唐詩普遍指出樂遊原必須緊鄰曲江，昇平坊這片高地與唐詩所述明顯不合，因此，本文認為真正的唐代樂遊原遺址應是修政坊的高地，北距昇平二坊之遙。此地正在唐曲江池北岸，今地名為北池頭村二組。

現今可見到的海內外學術論文，大都接受昇平坊舊說，史念海、武伯綸等知名的西安歷史地理學者亦不例外，只有吳永江稍有不同見解，他一方面接受昇平坊舊說，一方面認為樂遊原應從昇平坊延及曲江池北岸，包括修政坊高地，茲將三人說法列舉於下。

史念海〈唐代長安外郭城街道及里坊的變遷〉一文說：

> 昇平坊就在樂遊原上，漢樂遊廟在坊內的東北隅，其地現在高程是 480 米，坊內較低下處為 425 米，相差 55 米。西市東南部為 405 米，相差 75 米。...樂遊原最高處在昇平坊的東北，其西逐漸低下。樂遊原由昇平坊斜趨向東北入新昌坊。新昌坊有南門，青龍寺正在南門之東。

1 本書所引古今文獻之版本、發行等資料，統一收入參考書目中，注中不另重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史先生是西安歷史地理權威，後面舉出的馬伯綸、吳永江二人都受他影響，觀文自見。[2]此文第 279 頁還附有〈唐代長安外郭城街道及里坊圖〉，大體與 1958 年「唐長安城探測復原圖」相似，「復原圖」所標高程為 460 米，史氏的〈唐代長安外郭城街道及里坊圖〉也標著 460 米高程，因此，文中「其地現在高程是 480 米」一語，疑出於筆誤。至於修政坊高地，史先生的圖上，僅僅勾了一條 435 米線，對於 435 米線以上的岡原完全空白，忽略這塊高地的存在。

武伯綸〈唐代長安的東南隅．上〉一文說：

> 樂遊原又名樂遊苑或樂遊園，位於唐昇平、新昌等坊中。漢宣帝時，在位於唐昇平坊東北角的高原上修築了廟宇等建築....。

他還認為青龍寺原也是樂遊原：

> 唐代樂遊原上還有一座與慈恩、薦福、西明等寺齊名的寺院，名叫青龍寺。...青龍寺位置在樂遊原上南側。

吳永江〈唐代公共園林曲江〉說：

> 樂遊原，南起曲江池北岸，向北偏東延伸，到新昌坊靖恭坊一帶。昇平坊東北隅原設有漢樂遊廟，為漢宣帝所立，位處高原之上，海拔 480 米。...前些年，筆者曾到青龍寺以北高原上，當時是一片開闊的農田，遠目遠眺，市區與郊野均呈現於眼前。

吳文是在史念海先生前引文的基礎上寫的，兩文在字面上有許多雷同之處，可知其淵源。吳先生把樂遊原更擴大了，他除了繼承史、武二人把青龍寺原納入樂遊原，還向南把修政坊高地都計算進來，或許他也看到唐詩的描述絕不可能在昇平坊發生，因而有所改變。不過，從現場的地理來看，昇平坊和修政坊的高地，應屬於兩條不同的岡原。

本文以實證為主軸，其他古代文獻為輔助，至於今人見解的同異，則由讀者自行評斷。實證之資料來源有二：一為曾經親履其地的唐代詩人文字記錄，

2 史文原發表於《中國歷史地理論叢》，1994 年 1 月號，頁 1-29。又收入史念海《唐代歷史地理研究》，頁 273-312。武伯綸文見於《文博》1984 年 1 月，頁 33-38，他與武復興合著的《西安史話》（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1981 年 7 月），頁 166〈曲江池與芙蓉園〉說：「從大雁塔往東南方向走一華里左右，就到了曲江池西岸。今天大雁塔東北有一個名叫北池頭的村子，應當是原來曲江池的北岸。」他已見到曲江池的北岸已到北池頭村，但在樂遊原上，仍持舊說。吳永江文見《文博》2002 年 2 月，頁 31-35。

國家圖書館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為自然山川所留下的見證。古代文獻則包括了《漢書．顏師古注》以下，各方志、類書、專志、筆記等書。行文時，先探討古代文獻，再以實測地圖解說，然後，才以《全唐詩》中的樂遊原作品驗證古今說法得失。總之，要以唐代詩人對樂遊原的觀點，來詮釋樂遊原、確認樂遊原的位址。

在研究過程中，我除了考古資料外，還參考陝西省測繪局等單位的測量成果，以及如《西安城市工程地質圖集》等等專業地形圖，並且親自進行實地勘察，以 GPS 衛星定位儀對一些重要定點的做了複測，重新繪製了加上地理座標的唐長安城坊里圖。

二、古代文獻中之樂遊原

關於樂遊原的位置，《長安志》、《雍錄》、《類編長安志》、《唐兩京城坊考》四種重要的古代地理文獻都有記載，在進入現地討論前，請先觀察這些文獻資料的形成與流傳。

(一)、文獻比較

首先，列表比較這四部書記載的內容（表一）：

表一　四種古代主要地理文獻關於樂遊原記載之比較

長安志 /熙寧九年序	雍錄 /慶元元年卒	類編長安志 /大德二年序	唐兩京城坊考 /道光二十八年卒
昇平坊：東北隅，漢樂遊廟，漢宣帝所立，因樂遊苑為名，在高原上，餘址尚有。長安中，太平公主於原上置亭遊賞，後賜寧、申、岐、薛王。其地居京城之最高，四望寬敞，京城之內，俯視指掌。每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京城士女咸就此登賞祓禊。（8:12下，總 119）	唐曲江：本秦隑州（前已著說），至漢為宣帝樂遊廟，亦名樂遊苑，亦名樂遊原。基地最高，四望寬敞。...（兩京新記）長安中，太平公主於原上置亭遊賞，後賜寧、申、岐、薛王。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京城士女咸即此祓禊。帟幕雲布，車馬填塞，詞人樂飲歌詩。（兩京新記）（6:25，總 458）	樂遊苑：宣帝神爵三年春起，在長安東南杜陵之西北，本秦之宜春苑也，宣帝起樂遊廟，因苑為名。在唐京城內高處，已正月晦日、上已重九，京城士女咸以此登賞祓禊。(3:287)	昇平坊：東北隅，漢樂游廟，漢宣帝所立，因樂游苑為名，在高原上，餘址尚存。長安中，太平公主於原上置亭遊賞，後賜寧、申、岐、薛王。其地居京城之最高，四望寬敞，京城之內，俯視指掌。每正月晦日、三月三日、九月九日，京城士女咸就此登賞祓禊。（3:25，總頁 3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樂遊廟在縣南八里，《漢書》宣帝起樂遊廟在曲江北，亦曰樂遊原。(11:5，總 133)	樂遊原：曲江之北，又為樂遊原及樂遊苑及漢宣帝樂遊廟也。廟至唐世基址尚存 ... 。（7:24，總 471）	樂遊原：在咸寧縣南八里，曲江池東北。秦宜春苑也，漢宣帝起樂遊廟。 ...(同上)	
	杜甫樂遊園詩曰：公子華筵地勢高，秦川對酒平如掌。秦川即樊川也，坐中得見秦川，則可知其高矣。（同上）	樂遊園：在京城清龍坊，有宣帝樂遊廟基址。《開元天寶遺事》明皇同二相以下宴樂遊園賜詩曰：「拱日巖廊起，需雲宴樂初。萬方朝玉帛，千品會裙裾。地入南山近，城分北斗餘。林塘垂柳密，原隰野花□，簾幕看餘暗，歌鐘聽自虛。興闌歸去後，還奏弼危書。」左相張說以下各有賜。(4:303-2)	按白居易〈登樂游園望〉詩云：東北何靄靄。宮闕入煙雲。蓋言南內之宮闕也。（同上）
		任氏鄭生相遇之地也(3:287) 任氏鄭生相遇之地。(7:333)	沈既濟《任氏傳》：唐天寶九年夏六月。崟與鄭子偕行於長安陌中。將會飲於新昌里。至宣平之南。鄭子辭有故。請間去。繼至飲所。崟乘白馬而東。鄭子乘驢而南。入昇平之北門。偶值三婦人行於道中。鄭子隨之。東至樂遊園。已昏黑矣。（同上）

上表依各書撰成先後排列，[3]表中的資料可以整理為四點：

1. 關於樂遊原位置，《長安志》將它排在昇平坊下，《唐兩京城坊考》抄錄《長安志》，也相同。《雍錄》未說在何坊，《類編長安志》則認為在清龍坊。請注意後兩種都是在《長安志》之後編成的。
2. 關於「在曲江池北」之說，《長安志》《雍錄》《類編長安志》都引用了，但

3 《長安志》有北宋熙寧九年(1076)序，《雍錄》無序，程大昌卒於南宋慶元元年(1195)，《類編長安志》有元大德二年（1298）序。《唐兩京城坊考》有嘉慶十五年(1810)序，但該書實非完成於此年，徐松卒於道光 28 年（1848），是年此書出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類編長安志》作「在曲江池東北」;《唐兩京城坊考》可能不同意這一點,也可能是因為他的敘述方式著重在坊里,未舉樂遊廟,因而漏抄。

3. 《雍錄》《類編長安志》《唐兩京城坊考》都有引詩,《類編長安志》所引詩未收錄於《全唐詩》,但開元中實有賜宴二相及吟詠之事。

4. 《類編長安志》《唐兩京城坊考》皆引小說〈任氏傳〉,《類編長安志》僅用以證樂遊園之名稱,《唐兩京城坊考》則用以證樂遊園在昇平坊,觀其引錄內容可知。

由於各書之間因襲性極高,因此,必須找出他們的資料來源。

「樂遊原」記載的可信來源,最早是唐人顏師古的《漢書.注》:

> 師古曰:(樂遊廟)....《三輔黃圖》云:「在杜陵西北」,又《關中記》云:「宣帝立廟於曲池之北,號樂遊。」案其處,則今之所呼樂遊廟者是也,其餘基尚可識焉。蓋本為苑,後因立廟乎?(漢書,8:262-263)

> 宜春下苑即今京城東南隅曲江池是。(漢書,9:282)

《關中記》傳為潘岳所作,顏氏注《漢書》時,古本或未佚,其所見如此。

另外,《史記.索隱》也有一條:

> 索隱:曲江,...《三輔舊事》云:「樂遊原在北是也。」(史記,117:3055)

後來諸書所引「樂遊廟在曲江池之北」及「尚有餘基可識」等語,疑皆出於上述諸條。至於《雍錄》將曲江和樂遊原合併為一條來談,即用「曲池之北,號樂遊」之意布局,他在另一處〈廟陵.宣帝〉條又說:「樂遊廟在杜縣曲池北,因苑為名。」這些舉措,未必全無用意。[4]

胡三省注《資治通鑑》,多次援用《雍錄》的〈唐曲江〉條,並且就前引顏師古的原文改寫而作增注說:「芙蓉園在京城東南隅,秦之隑州、漢之樂遊苑、唐之曲江,同此地也。」事實上,《雍錄》的作者雖未親至長安,但他的書在南宋、元、明間也受到重視,如南宋陳元靚《歲時廣記》、明于慎行《穀山筆麈》都曾引用他對曲江樂遊原的記載。[5]

4 《雍錄》編著時,關中已非南宋領土,此書乃根據古文獻編成,書中之曲江池及樂遊原說,顯示他對古文獻的理解。

5 《資治通鑑》,卷 245,頁 7901,太和九年注引此條。又,同書,卷 198,頁 624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樂遊原（廟）在曲江池之北

《雍錄》將樂遊原與曲江合併來寫，《類編長安志》認為樂遊原在清龍坊，基本上就是認為曲江池和樂遊原相鄰。北宋張禮元祐元年（1086）親身踏勘，並作〈游城南記〉，[6]其言云：

> 東南至慈恩寺，少遲，登塔觀唐人留題。倚塔下瞰曲江，宮殿樂遊燕喜之地，皆為野草，不覺有黍離麥秀之感。出寺涉黃渠，上杏園，望芙蓉園，西行過杜祁公家廟。出啟夏門，覽南郊。

文中所觀曲江，以及於慈恩塔下瞰曲江之意，應為後來《類編長安志》清龍坊之說的由來，張禮以此為曲江池，因而並未往東南方作更深入的探訪，對於芙蓉園也只是遙望而已，不過，大雁塔上洞門的四向為正東西南北，不利於向東南方作觀測，張氏只從塔裡下瞰曲江，顯然稍粗略了。他出了大雁塔之後，也許因為道路的關係，便直接南行，僅略略一探杏園故地，便南經廟坡頭，再折向西南，出了啟夏門，時間非常短。明人趙子函的〈又游城南記〉一文，[7]是在張禮的基礎上所作的踏勘，他補充了原作之不足，文中說：

> （慈恩寺）寺東南行一里，即曲江西岸，江形委曲可指，皆蒔禾稼。...江正北一阜，故樂遊原，今為興王府塋，原下舊有青龍寺，今亦毀。江頭古塚隆起數處，疑非塚，當是唐宮殿基。杏園、芙蓉池皆在江西、南，今不可攷。

趙氏所說慈恩寺東南一里，大約在今唐華賓館對面太平堡村巷子底，最後一排民房之外，比對唐代長安坊里的位置，相當於朱雀門東第三街與朱雀門南第八橫街的路口，亦即晉昌、通善、修政、青龍四坊交界口，往東南即入青龍坊內（由於地當曲江池，此區可能並未築路）。在今日看來，此地仍有「江形委曲

貞觀二十年注亦引此條，又加上述數語。其他尚多，不另舉。南宋陳元靚說見其所著《歲時廣記．遊曲江》，卷 13，頁 412，明于慎行說見其所著《穀山筆塵．雜考》，卷 14，頁 161。

6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北京：中華書局，1965 年 6 月），卷 71，頁 1537，〈遊城南記〉條云：「宋張禮字茂中，浙江人。元祐元年與其友楚人陳微明（文獻通考作陳明微）遊長安城南，訪唐代都邑舊址，因作此記而自為之註。」

7 清談遷《北游錄》，頁 291。趙氏事跡見同書，頁 288，〈趙函游略〉條云：「盩厔趙函（此字有山傍），字子函，萬曆己酉貢士。未官，好金石遺刻，所著石墨鐫華若干卷。其游覽皆以搜訪舊蹟也。」又見錢謙益《列朝詩集小傳》，丁集中，頁 1022。

國家圖書館學術期刊資料庫

可指」之感。至於「皆蒔禾稼」之事，十年前猶然，近幾年西安市區東南部發展曲江大型觀光開發計畫，方始廢耕，住宅建物也大量激增。由趙氏觀「江正北一阜，故樂遊原。」之句，可見在他的認知中，是以接鄰曲江池這個岡原為樂遊原。

總之，張禮的〈游城南記〉也好，趙子函的〈又游城南記〉也好，當兩人親履此地時，異口同聲地都以慈恩寺東南方這片土地為曲江池，應該不是偶然的事。[8]

此外，《類編長安志》提出小說〈任氏傳〉為佐證，《兩京城坊考》更擴大其解釋，為便於了解，將在全文討論完後再作補敘。

（三）、何人提出樂遊原在昇平坊

最值得注意的，還是何人提出樂遊原在昇平坊的問題。

現今可見最早說到樂遊原在昇平坊的，是《太平寰宇記》，其言云：

> 樂遊廟，即漢宣帝立廟宇曲江之北，號曰樂遊，在昇平坊。（太平寰宇記，23:217）

> 韋述《記》：「漢為樂遊苑於曲江池，乃世祖校文之所在（清乾隆萬廷蘭校本作：及世祖以為校文之所。），芙蓉園、漢武廟在池側。」（太平寰宇記，15：219）

前條出自顏師古，但顏本作「立廟於」，樂史所鈔為「立廟宇」，又多出「在昇平坊」四字。後條出處為韋述《記》，大家可能聯想《兩京新記》，依此條文字推論，樂遊苑只可能在曲江池畔的修政坊，不可能遠到昇平坊。而且引文中也沒有「在昇平坊」等字句。

韋述生存年代約與杜甫同時，比顏師古稍晚。據《玉海》說此書作於開元十年（722），現已殘佚，所存第三卷，經平岡武夫整理後以照相影印出版，可覽原貌。[9]

樂遊原的記載不見於殘存的原抄本《兩京新記》第三卷，前舉《長安志》所引的這一段，見於《兩京新記》的輯佚本中，據清人曹元忠輯本小字注，來

8 清代《西安府志》《長安縣志》《咸寧縣志》、王森文〈唐都城圖〉也都以此為曲江池。見拙著〈王森文唐都城圖曲江部分與實測之比較〉，收入《第三屆清代學術國際會議論文集》，中山大學中文系，2004 年，排印中。

9 見平岡武夫《唐代的長安和洛陽．資料篇》序說，頁 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源是取自南宋祝穆所編撰的《事文類聚》一書[10]：

> 樂遊園，漢宣帝所立，唐長安中，太平公主於原上置亭遊賞，其地四望寬敞。每三月上巳、九月重陽，士女遊戲，咸就此祓禊登高，幄幕雲布，車馬填塞，綺羅耀日，馨香滿路。朝士詞人賦詩，翼日傳於京師，故杜少陵有樂遊園歌。西京記。

《事文類聚》是類書性質，有祝氏淳祐丙午(1246)年自序。祝氏另有《方輿勝覽》，因南宋方輿不及長安，未收此方資料。本條收在〈事文類聚．天時門．上巳〉，引書出處為「西京記」，但卷七另條引〈元夕觀燈〉事，[11]引書出處為唐韋述「西都雜記」，二者當為同書。

值得注意的是，祝穆原來的引文及小標題中，都沒有「昇平坊」字樣，但在輯佚本中，已為它加上「昇平坊」為標題，輯佚來源既沒有「昇平坊」三字，輯佚書中卻有之，可見這三字為輯佚者所加，不能作為出於韋書的證據。

曹氏輯本小字注還說：「《玉海》一百七十一引作宣帝樂遊廟亦名樂遊原，基地最高，四望寬敞。」但《玉海．漢樂遊苑》條，先引漢書顏師古注（已見前），次引《西京雜記》（不相關，未引出），次引《兩京新記》僅云：

> 宣帝樂遊廟，亦名樂遊原，基地最高，四望寬敞。[12]

與《事文類聚》所抄相似，亦無在昇平坊之事。

然則，《太平寰宇記》的說法，實在難以據信。可能因為韋述曾寫過關於樂遊原之記事，且《兩京新記》也有依坊敘述的編排方式，因而在輾轉傳鈔的過程中，誤增了昇平坊三字加入在樂遊廟的記載之後。由於它是北宋最著名的地理書，所以《長安志》信之不疑，亦屬可能。但既主張樂遊原在昇平坊，昇平坊明明就不在曲江池北，不但中間相隔修行、修政坊，而且從昇平坊也無法充分望見曲江池畔的風景，所以，稱「樂遊原在曲江池北」與稱「樂遊原在昇平坊」二者有明顯的矛盾，既引「樂遊原在昇平坊」，就不應仍然抄錄「立廟於曲江池北」。

或者以為，「昇平坊雖然隔了修行、修政兩個坊，但也算是廣義的曲江池

10 曹輯本《兩京新記》，頁 12，總頁 205，本條來源出自《事文類聚．前集》，卷 8，頁 7 上。

11 同上書，《事文類聚．前集》，卷 7，頁 2 上。

12 南宋王應麟《玉海》，卷 171，頁 3130-313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北。」這樣地曲解文義，不免過於無賴了。

以上，從文獻探討，可以得到兩個結論：

1.《長安志》《兩京城坊考》認為樂遊原在「昇平坊」，《雍錄》不以坊排列，未指何坊。「昇平坊」的說法，廣為古今人士採用，但並無任何證據支持，我認為是出於文獻轉抄的誤傳。

2. 樂遊原與曲江池相接，位在曲江池北。為《長安志》《雍錄》《類編長安志》所記載。既云曲江池北，即應樂遊原在「修政坊」。《類編長安志》稱在清龍坊，意亦相近。

三．樂遊原可能位址之現地勘測

(一)．資料準備與地圖新繪

為了避免陷入「從文獻到文獻」的爭執，為了讓問題的解答更客觀地呈現，下面，我採用「現地研究法」，以現地踏勘所見與實測所得地理資訊數據，進行下一段討論。

以現地情況來印證古書，雖然必須面對古今地貌改變的風險，但是，從西安考古探勘及發掘的經驗，都顯示唐代地面僅在今地表的 0.8-2 米之下，不存在全面性的古今陵谷變遷問題，在這方面的考慮，可暫予排除。易言之，唐代長安的地貌與今日尚有許多相似之處，特別是作為農田利用的岡原多數未經嚴重破壞，本研究的樂遊原及曲江池區域，大多數地區都符合這個情況，為現地研究留下可供著手的契機。其次，考古學者在 1958 年所做的唐城遺址探測，為唐城範圍內的地形做了全面的測繪，大體保留了當時的岡原形狀，這也是本研究能夠順利進行的有利條件。

關於唐代長安城的研究，自北宋呂大防以來，李好文、程大昌、王森文都著重於繪製地圖，嘉慶《咸寧縣志》與《長安縣志》也有許多地圖，二十世紀初，日人足立喜六在西安以實測的方法，對長安古蹟做了許多現地考察工作，他也繪製了地圖，並留下許多實測數據，足立先生所拍攝的照片，尤為珍貴。平岡武夫先生的《長安と洛陽》叢書，也特別有「地圖篇」收錄了古今著名的唐代長安相關地圖。

在長安城圖方面主要突破的關鍵，就是 1958 年在《考古學報》第三期，以「陝西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具名，由杭德州等人撰寫的〈唐長安城地基初步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探測〉，和 1963 年「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發掘隊」具名，由馬得志撰寫、郭義孚繪圖的〈唐代長安城考古記略〉。〈唐長安城地基初步探測〉一文製作了兩幅圖：「唐長安城探測復原圖」和「唐芙蓉園、曲江池探測圖」，〈唐代長安城考古記略〉一文製作了「長安城復原圖」和「長安城實測圖」，都受到極大重視。兩文都有關於唐長安城的城郭、宮室、坊市、街道探測的數據，〈唐代長安城考古記略〉又號稱是複查核實 58 年〈唐長安城地基初步探測〉的。

西安近代化的考古工作，發軔甚早，自四九年以前，由徐炳昶率領的團隊就已經開始發掘大明宮遺址，四九年以後，考古工作更有很大的進展，眾目所見，毋庸贅言。前舉二文之外，還有馬得志〈唐興慶宮發掘記〉、〈唐大明宮發掘簡報〉、〈唐代長安與洛陽〉，傅熹年〈唐長安大明宮含元殿原狀的探討〉、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工作隊的〈唐代長安城明德門遺址發掘簡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唐青龍寺發掘簡報〉、〈漢長安城未央宮：1980-1989 年考古發掘報告〉等等，專書方面，《唐長安大明宮》、《唐華清宮》、《西安長樂門城樓修繕工程報告》、《中國文物地圖集．陝西分冊》等書，都是大陸學者對唐長安城考古研究的成就。這些考古成就，受到普世重視，日人佐藤武敏《長安》一書，就是利用考古資料寫成。李健超、辛德勇的著作，也大量引用考古資料。葉驍軍《中國歷史都城圖錄》，採錄了許多考古的繪圖，而集大成者，當推史念海先生的《西安歷史地圖集》。

不過，我詳細比對了現今已出版的各家地圖，發現一個共同的問題，或許是因為各圖都出於手繪，即使圖中都註明了比例尺，繪圖的長度和原文的數據仍難完全相合。再加上不同的研究文章之間，數據有所出入，使得現有的唐長安城地圖不能滿足本研究的需要。

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親自到西安市做了實地測量工作，採集了許多 GPS 數據和攝像紀錄，並且根據前人文章所提出的數據，重新進行電腦繪圖，作成「唐長安城復原新圖」，本文中所使用的各幅分圖，都是在此圖的基礎上製作的。至於全圖，因篇幅所限，暫不刊登。

我的「唐長安城復原新圖」，底圖採用 1958 年「唐長安城探測復原圖」，大體上接受了它的等高線。為什麼會採用它作為底圖，一則因為它是最早完成的現代化地形圖，二則是我以現地實測的 GPS 數據加以檢驗時，許多測點都能相合。檢驗時是以大雁塔、明德門遺址、含光門遺址，為三個基準點，然後向北核對了小雁塔、府城西南角、府城長樂門、府城北門、府城鼓樓、府城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樂門、西安火車站，誤差都不大。向南核對了廟坡頭、西曲江村、秦二世陵、寒窯溝、新開門村等處，地形條件大體上能與此圖相應。我又仔細核校了北池頭村（修政坊高地）、觀音廟村（昇平坊高地）、鐵爐廟村（青龍岡）這三塊高地，也顯示該圖保留了較多早期地形的原貌，而這些地貌因為新建房舍的覆壓，在後期地圖中已經難以顯示了。因此，雖然還有很多難解的疑點，我再三思考後，仍決定採用它的等高線為底圖，此外，《西安城市工程地質圖集》，是以陝西省測繪局所製 1:10,000 的大比例尺地形圖為基礎繪成的，對我的實證工作，也提供了具體的幫助。

外郭城線是依 1958 年〈唐長安城地基初步探測〉的數據、角度為基礎，再參考 1963 年〈唐代長安城考古記略〉所作的修改加以調整，皇城、宮城及坊市、街道大小，大體上依照〈唐代長安城考古記略〉，還參考了前述各篇論文與專書的數據。不過，由於各書、各文的數據常有不同，有時即使是同一篇文章中對同一地點的距離也曾出現矛盾，不能完全依據。因此，即使我目前新繪的「長安唐城復原新圖」已經力求準確，但也只具高度參考價值，不能說是絕對精確的復原圖。將來如要得到完全可用的精確的唐城復原地圖，需要以精度較高的 GPS 儀器，實測每個考古探測及發掘點，結合 1:10,000 或 1:5,000 的大比例尺地圖，繪成多疊層電子地圖。

這幅電子地圖中，如果再加入各古文獻所載宮寺建築、人物住宅、溝渠道路等大量的 GIS 資訊，還可以作為古典文學教育或文娛設施之用，譬如：未來的唐詩研究者只要在電子地圖上，用游標點選，就可以得到自己想知道的每個處所的地理座標，如想解析韓愈〈題張十八所居〉這首詩，先點選了靖安里韓愈的住宅，再點選延康里張籍宅，經由導航設計和 3D 動畫處理，便可以讓虛擬的韓愈影像自動到張籍宅上拜訪。現地研究是實證的工作，也是數據化的工程，未來可以迎接現代科技的潮流，改變文學欣賞的觀念與模式。

（二）、地圖判讀與資料分析

以下將利用我新繪的〈長安唐城復原新圖〉，解析長安城的地形表現，判斷「樂遊原」可能的位址。

長安城，基本上是東南偏高，北、西、南偏低的格局，所謂高，也不過是海拔 455-460 米左右，所謂低，也就是海拔 400-405 左右，但由於高低海拔之間的落差急速改變，因此，形成一些對比明顯的高地。本文中所討論的三個高地，由南至北依序是：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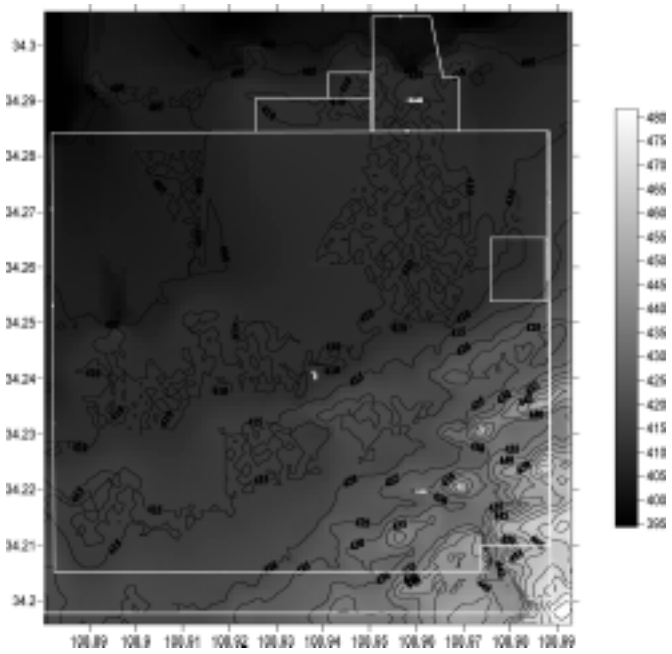
A．修政坊高地（本文認為的樂遊原址）

B．昇平坊高地（《長安志》認為的樂遊原址）

C．新昌坊高地（白居易詩中的青龍岡，有青龍寺遺址）[13]

請參看圖一「唐長安城 3D 地形圖」，在圖中找到上述三塊高地。從立體影像可以清楚地了解，如果身在這三塊高地上，向海拔高程較低之處眺望，可以得到良好的視野，這也就是為什麼本身並不高的樂遊原，卻能得到高山效果的緣故。比如李商隱的〈登樂遊原〉詩：

向晚意不適，驅車登古原。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全唐詩，539：6149）[14]



圖一 唐長安城 3D 地形圖

詩中沒有煙花及蕭瑟之景，所以假定是夏日之作，夏日夕陽來自西北角度，李商隱不論在(A)修政坊高地或(B)昇平坊高地，都可得到充分的觀賞夕陽滿城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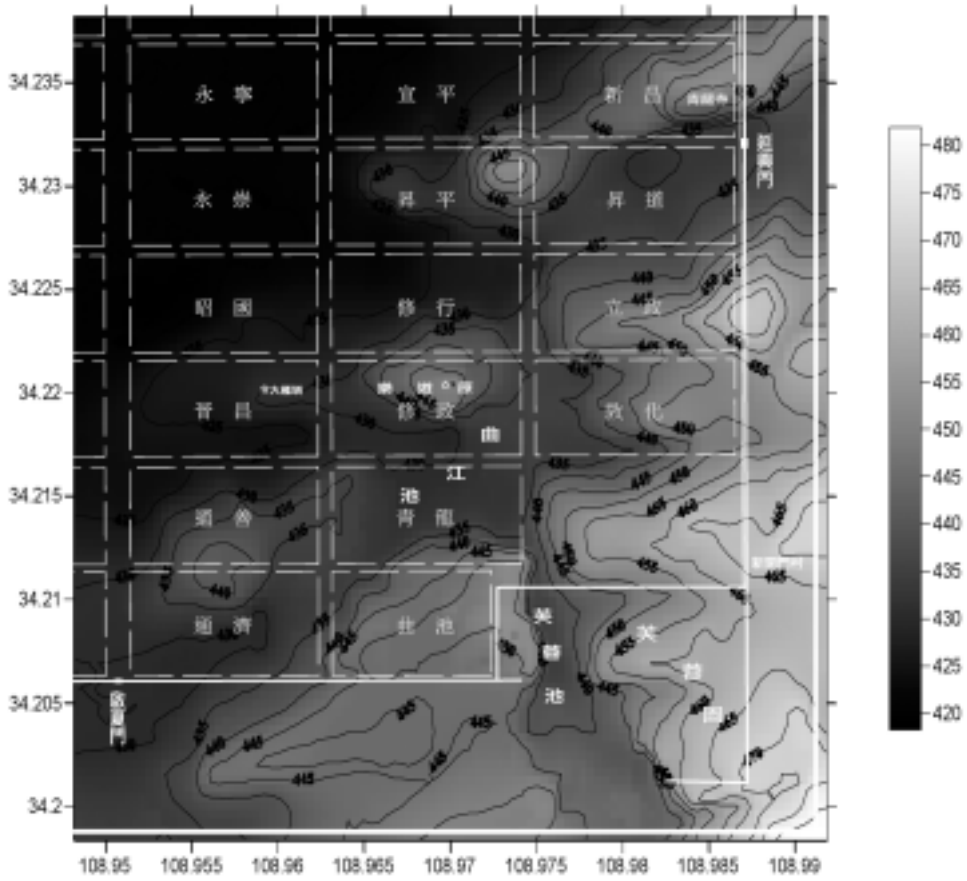
13 《白居易集箋校》，卷 19，頁 1243〈題新居寄元八〉：「青龍岡北近西邊，移入新居便泰然。」白氏購宅新昌里於長慶元（821）年春，五十歲，為主客郎中，知制誥。元八宅在昇平坊西部。

14 本文凡引《全唐詩》，皆於正文中以（全唐詩，某：某）標示，以節篇幅。下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情趣。如果單獨只是李商隱這首詩的問題，那麼，樂遊原的位置，究竟在傳統文獻上認為的昇平坊高地，或是我所認為的修政坊高地，都無不可。不過，閱讀過《全唐詩》之後，對於它究竟在昇平坊高地或修政坊高地，就必然會選擇後者了。

為此，我再以「新昌坊之南、安上門街之東、東外郭城之西、南外郭城之北」為範圍，從「唐長安城復原新圖」分割出來，仍採 3D 立體構圖的模式，作成圖二「唐長安城東南部坊里圖」。



圖二 唐長安城東南部坊里圖

由於長安城東南隅問題的主導點是曲江，請由〈圖二〉南端的芙蓉園看起，再自南向北，來討論這張地圖。芙蓉園是皇家的御苑，周圍有苑牆繚繞，圖中的牆線是根據考古發現的遺跡畫成的，為什麼苑牆沒有密合？目前尚難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答。[15]芙蓉園中地勢較低之處，乃為芙蓉池，依照唐代詩文的描述，曲江應分為南北兩池，南池就是芙蓉池，北池則是民間游賞的曲江池，有關這部分的研究，本人將另撰〈長安唐詩與曲江現地研究〉，目前尚未發表。芙蓉園本身及其北與東不立坊，芙蓉園之西為曲池坊。此處地勢較高，所以雖名為曲池坊，並非曲江池所在。

出芙蓉池而北，中間有一段應是兩池之間的導流水路，然後注入青龍坊，形成曲江北池。這裡也就是北宋張禮、元人駱天驤、明人趙子函所認為的曲江池底。從地理條件來看，唐代詩人遊賞的曲江池的遺址，應是以青龍坊為主體，向北包括修政坊南半部，向東包括敦化坊一部分。現在曲江風景區綜合開發計畫裡，就在此區修了一個仿古大池，但規模遠不及唐曲江池。

青龍坊之西的通善坊地勢雖不甚高，但它承接廟坡頭高地的餘勢，仍能與青龍坊維持在相近的高度，這裡當是曲江池西岸、杏園遺址。唐詩中寫杏園必寫堤，可能築有堤壩，與專為減少行道塵土的沙堤不同。

青龍坊西北部接近晉昌坊的地方，地勢較低，以曲江池的建設需求來看，此處應有主要堤壩，其下有引水口。唐人曲江詩中多談到堤與橋，特別是在慈恩寺相關詩中常寫到橋，由現地條件推想，可與唐詩記載相符。[16]

青龍坊之北，就是修政坊。根據文獻，修政坊有尚書省亭子、宗正寺亭子，唐詩中也有許多描寫曲江池北亭子的詩。[17]修政坊南半部地勢較低，可能一部分成為池底，一部分為池岸，建有亭子等設施；北半部就是前文所說的修政坊高地（A 高地）。

修政坊高地，跨佔修政、修行兩坊，北坡伸入修行坊，今地名是「北池頭」，倘若以海拔 440 米線以上、包括 440-445-450 三個高程的部分為原頂，位

15 史念海先生所繪的圖，由西苑牆向南，南苑牆向西，各畫了一條假定的延長線，使之密合。見其所著《西安歷史地圖集》頁 80-83，92-97 各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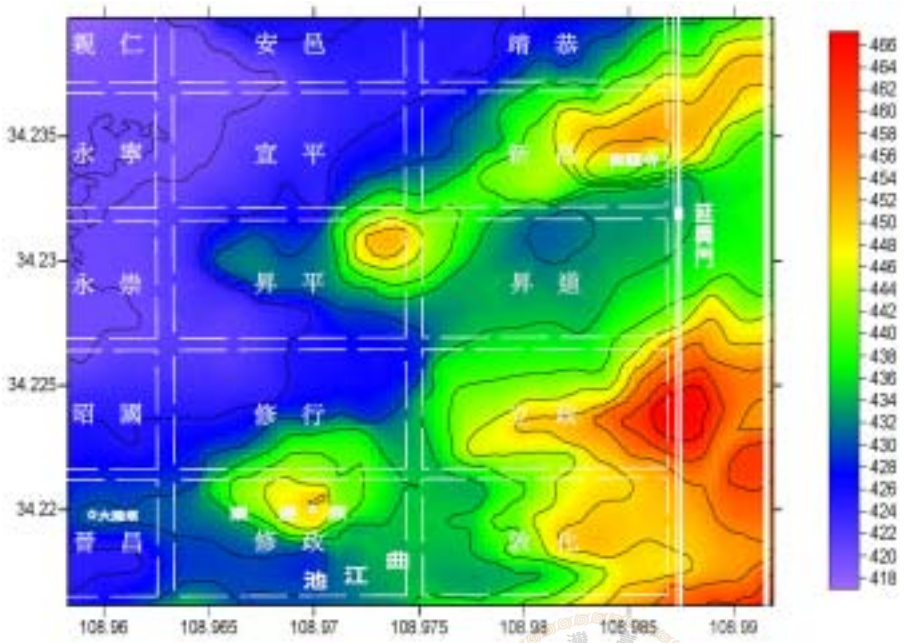
16 友人武漢大學水利水電學院河流系水利史志研究室李可可副教授認為，如果有文獻可資證明，那麼在這種地形條件下有可能形成文獻中所敘述的曲江池，她推測曲江有三道堤壩，分別在興善坊（西）、青龍坊西北（中）、修政坊東部（東），壩頂高程可能是 435 米左右，引水口可能建在三個堤壩中的任何一個下面，以中間的一個為最佳。我將在另文〈長安唐詩與曲江池現地研究〉一文中詳細討論。

17 曲江北岸有許多亭子，這些曲江亭子的位置，由權德輿〈和李中丞慈恩寺清上人院牡丹花歌〉詩云：「曲水亭西杏園北。濃芳深院紅霞色。」（全唐詩，327：3664b）描述的「慈恩寺－曲水亭－杏園」三點關係，已經很明朗，我們可以再由一組李君何、曹著、周弘亮、陳翥等多人以「曲江亭望慈恩寺杏園花發」為題的集團詩作，得到很明確的記錄，各詩皆載於《全唐詩》。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於北緯 34.218875°、東經 108.966043°，到北緯 34.222331°、東經 108.972442°之間，中心位置在北緯 34.220603°、東經 108.969242°，總面積 0.1526 平方公里，周邊長 1.690 公里。不過，近十幾年來，這片高岡受到嚴重的建築破壞，上項數據的面積，已不可得。特別是最近一年，挖土機不斷作業，為我親眼所見並拍了照片。高地上現有寬僅一個車道的水泥路跨越原頂，聯絡南北兩坡，北側坡度較緩，路的方向採南北向直趨而下，南側坡度較急，行道方向採東西向迂迴而下。原頂較高部分，都偏在南側，因而下眺曲江池的條件甚佳。

修政坊之東就是敦化坊，從修政坊高地的東坡到敦化坊，地勢相當連續，〈圖三〉是〈圖二〉的局部放大，在〈圖三〉中，修政坊側 435 米等高線和敦化坊側 435 米等高線之間，似乎有一段地勢較低，但從現地訪察看來，僅稍有低降之感。這一帶地區仍是北池頭村的範圍，701 公車位於三兆路的北池頭站，就設在敦化坊北緣的 435 等高線上。我站在這處車站向西南遙望，發現整個區域維持著相當廣闊的高平緩降態勢，繪圖者把它畫在 435 等高線之下，可能高程僅略低於 435 米線。往西北方向，則有比較明顯的急速下降的情形，從前述 701 公車北池頭站到三兆、西影路口，是明顯的下坡，此位置相當於修行、敦化兩坊交界處。



圖三 修政、昇平、新昌三坊地形圖

以上所敘述的修政坊和敦化坊的地點，可能就是曲江的北、東兩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至於敦化坊大部份地區，地勢一般都比較高，坊的東側便是東外廓城，從現地地形看來，自敦化坊外向南到芙蓉園北牆（今新開門村）的東外廓城，它所處的位置乃是城中最高的，唐人如在大雁塔、曲江一帶東望，遠遠的就能看見城牆。我登上新開門村附近可能是外廓城牆的地點，向西北大雁塔的方向拍照，可惜當地是日空污嚴重，能見度低，相片效果不佳。

敦化坊之北為立政坊，它和敦化坊是原勢相連的廣大高地，岡原一直連綿到外郭城東牆之外。

請再回到修政坊，前面說過，修政坊高地的北側已入修行坊，地勢也驟降，〈圖三〉顯示，在修行、昇平兩坊中，有南北 500 米左右的距離，維持在海拔 430 米以下的低位，這片低平的地帶，向西，延伸過昭國、永崇二坊，海拔遞降至 425 米，漸西漸趨於低平；向東，它延伸到立政之北的昇道坊，昇道坊的海拔降至 430 米左右，延興門就在此坊。走在這片低地上，明顯地可以發現它將南北兩側的岡原完全分隔開來，在北的是，昇平坊高地和新昌坊的青龍岡，在南的是修政坊到敦化、立政這一線以東、以南的長原。如果無視於低陷地形的大幅度切割，也無視岡原地勢的明顯起伏，而指南北的岡原為一個樂遊原，恐怕並不合適。

昇平坊高地，在今後村之東、鐵路新村之南、觀音廟村之北、經九路之西。今仍以海拔 440 米線以上為原頂，包括 440 米高程以上的部分，位在北緯 34.228968°、東經 108.971452°，到北緯 34.232286°、東經 108.977001°之間，中心位置在北緯 34.230627°、東經 108.974226°，總面積 0.1371 平方公里，周邊長 1.437 公里。由〈圖三〉顯示，這片高地的主體在昇平坊的東北部，它仍佔宣平、昇道、新昌三坊，不過，它在新昌坊的小段已經趨於低緩。

原頂大部分為小麥田，照片中正值冬日，成為民眾散步休閒去處（圖四）。原頂的建物不少，除鎬京高中外，還有自來水淨水廠及村落房舍，有土路，曲折連接南二環路和西影路。和北池頭岡阜一樣，上開數字的面積現在也已大幅縮減，近年本區被破壞得很厲害，西半部位於鎬京高中後面的部分，已經被挖掉建了許多公寓樓。東半部鄰近經九路的一側，也被建築商人挖去約八十米，〈圖五〉下方圍牆內的空地及樓房，即是新挖處。在我照相點的南側，也被挖去不少，建了許多三、四層樓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四 2003 年 1 月昇平坊高地原頂



圖五 昇平坊高地與青龍岡似連實斷



圖六 由西南向東北望重建後的青龍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比較費解的是，唐代延興門大街從昇平、宣平二坊之間開闢，通過海拔 440-445 米的原體，才下坡進入新昌、昇道兩坊間的平地，地形起伏甚大，非常不便人車通行。不過，我曾在這裡測了數十個 GPS 座標點，發現 1958 年原圖等高線與現地大體符合，至於我所繪新圖的坊里，因為採用電腦繪圖，計算值非常精細，精準度也沒有疑問，此一疑點，只好留待後人繼續發現。

從昇平坊到新昌坊這一線，今地名從西至東依序是觀音廟村－王家村－鐵爐廟村，鐵爐廟村北的高原，即青龍寺遺址，現已復建（圖六）。王家村介於兩高地間，它的老部落海拔較低，老部落之北有岡阜，略低於左右 B 及 C 兩塊高地，站在昇平坊高地上東望，猶如青龍岡的右臂，遙遙伸出，等待一握。前言中引述的史、武、吳三家，都認為昇平、新昌兩坊是一條連續的長原，或許是看到這個情況而作成如是判斷。不過，我實際踏勘了全區，發現這兩個岡原雖然接近，但是不論在地形起伏的理勢上，或是現場予人的觀感，都是兩個獨立的岡原，中間還有明顯低陷割裂之處（如〈圖五〉照片中所顯示的情況），或許因為如此，白居易才單獨將青龍寺的高原稱為「青龍岡」吧。

至於新昌坊的西北部，地勢漸低，它和靖恭坊都已經進入海拔 425 米一線，感覺上已是平地。現代西安市的主要快速道路之一的南二環路經過這裡。

實地了解地理條件之後，接著我們就可以正確解讀唐詩。

四．唐詩中對樂遊原之指述

檢視《全唐詩》，詠樂遊原者絡繹於途，唐初有賜宴之章，繼之則杜甫〈登樂遊園歌〉最為人所知。中唐韓愈、白居易、元稹俱有詩，李甘、賈島且分別居於此原之西麓與東麓。晚唐杜牧、李商隱題詠尤多。其他聲名較不顯著者，尚有不少。

首先我將《全唐詩》中與樂遊原直接相關的詩篇四十二首，製成一表，並以下列三個條件，作了分析：

條件一、曲江－南向緊鄰曲江池（可完全看見曲池景物及遊宴活動）
（另含更遠的終南山）

條件二、街道－下眺大量街道（也包含李商隱提出的延興門）

條件三、大明宮－北見大明宮（含更北之廣大區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表二 《全唐詩》收錄樂遊原相關詩作表

作者	詩　句	曲江	街道	大明宮	詩題．全唐詩卷頁
01 王勃	帝里寒光盡。神皋春望浹。 ...流水抽奇弄。	有	ー	ー	春日宴樂游園賦韻得接字 55：670
02 張九齡	形勝宜春接。威儀建禮同。	有	ー	ー	恩賜樂游園宴應制 49:597
03 張九齡	城隅有樂游。表裡見皇州。 ...萬壑清光滿。千門喜氣浮。 花間直城路。草際曲江流。	有	有	ー	登樂游原春望書懷，49：603d
04 李嶠	ー	ー	ー	ー	同二相已下群官樂游園宴 59：710
05 姚崇	北向只雙闕。南臨賞一丘。 曲江新溜暖。上苑雜花稠。	有	ー	有	奉和聖制同二相已下群官樂游園宴 64:749
06 蘇頲	ー	ー	ー	ー	奉和恩賜樂游園宴應制 74:808
07 張說	池臺草色遍。宮觀柳條新。	有	ー	ー	恩賜樂游園宴應制 88:965
08 張說	樂游形勝地。表裡望郊宮。 北闕連天頂。南山對掌中。 ...魚戲芙蓉水。鶯啼楊柳風。	有	ー	有	三月二十日（一作三月三日）詔，88：965d
09 趙東曦	ー	ー	ー	ー	奉和聖制同二相已下群官樂游園宴 98:1058
10 崔尚	供帳憑高列。城池入目寬。 ...北闕雲中見。南山樹杪看。	有	ー	有	奉和聖制同二相已下群臣樂游園宴 108：1122
11 胡皓	仙皐崇高異。神州眺覽殊。 南山臨皓雪。北闕對明珠。	☆	ー	有	奉和聖制同二相以下群官樂游園宴 108：1123
12 王翰	ー	ー	ー	ー	奉和聖制同二相已下群官樂游園宴 156:1604
13 杜甫	青春波浪芙蓉園。白日雷霆夾城仗。 閶闔晴開昳蕩蕩。曲江翠幕排銀榜。 拂水低徊舞袖翻。緣雲清切歌聲上。	有	ー	ー	樂游園歌 216：2261
14 韋應物	周覽京城內。雙闕起中央。 歌吹喧萬井。車馬塞康莊。	ー	有	有	登樂游廟作，192：1971
15 耿湋	園廟何年廢。登臨有故丘。 豈知千載後。萬事水東流。	有	ー	ー	登樂游原，268：2990
16 羊士諤	神皋值宿雨。曲水已增波。 白鳥凌風回。紅藥濯露多。	有	ー	ー	登樂游原寄司封孟郎中盧補闕 332:3699
17 裴度	祥雲觀魏闕。瑞氣映秦城。	ー	有	有	至日登樂游園 335:3756
18 令狐楚	不上樂游原上望。豈知春色滿皇州	ー	有	ー	漢苑行 334:3751
19 韓愈	曲江荷花蓋十里。江湖生目思莫緘。 樂游下矚無遠近。綠槐萍合不可芟。	有	ー	ー	酬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 340：380
20 張籍	籬落荒涼僮僕饑。樂游原上住多時。	ー	ー	ー	贈賈島，385：4335d
21 張籍	水北原南草色新。	有	ー	ー	與賈島閑游，386：4351c
22 白居易	東北何靄靄。宮闕入煙雲。 愛此高處立。...下視十二街。 綠樹間紅塵。...可憐南北路。	ー	有	有	登樂游園望，424：4661
23 白居易	獨行獨語曲江頭。回馬遲遲上樂游。	有	ー	ー	立秋日登樂游園，442：4937
24 白居易	昨日嘉魚來訪我。方駕同出何所之。	有	有	ー	和微之詩二十三首，445：4988b
25 元稹昔	長安隘朝市。百道走埃塵。 軒車隨對列。	ー	有	ー	酬樂天登樂游園見憶，401：4487
26 賈島	原西居處靜。門對曲江開。 ...紫閣鳥時來。	有	ー	ー	訪李甘原居，572：6639f
27 賈島	曲江春水滿。北岸掩柴關。 ...全無物映山。	有	ー	ー	寄錢庶子，572：6642
28 賈島	曲江春草生。紫閣雪分明。	有	ー	ー	原東居，喜唐溫琪頻至，572：6641d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29 賈島	出入土門偏。秋深石色泉。徑通原上草。地接水中蓮。	有	—	—	原居即事言懷贈孫員外，573：6675b
30 賈島	對坐天將暮。同來客亦閑。	—	—	—	張郎中過原東居，572：6645b
31 姚合	寂寞荒原下。南山祗隔籬。...朝昏鼓不到。	☆	—	—	寄賈島，497：5640f
32 許渾	貧居樂游北。江海思迢迢。	—	—	—	新卜原上居寄袁校書，531：6068c
33 張祜	樂游原上見長安。	—	—	☆	登樂游原，511：5846e
34 杜牧	五陵無樹起秋風。	—	—	☆	登樂游原，521：5954c
35 杜牧	樂游原上望昭陵。	—	—	☆	將赴吳興登樂游原一絕，521：5962
36 李商隱	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	—	☆	—	樂游原，539：6149
37 李商隱	樂游春苑斷腸天	有	—	—	柳，539：6168
38 李商隱	萬樹鳴蟬隔岸虹。樂游原上有西風。羲和自趁虞泉宿。不放斜陽更向東。	有	☆	—	樂游原，540：6200g
39 李商隱	青門弄煙柳。紫閣舞雲松。	☆	有	—	樂游原，卷：540　頁：6211c
40 唐彥謙	杏艷桃光奪晚霞。樂游無廟有年華。	有	—	—	曲江春望，672：7683h
41 豆盧回	—	—	—	—	登樂游原懷古，777：8798d
42 皎然	徑上古原頭。雪霽山疑近。	☆	—	—	晨登樂游原望終南積雪，820：9254c

上表所列詩篇，總數四十二首，扣除了完全沒有觸及周邊景物者七首外，尚有三十五首。這三十五首中，有二十五首的視向選擇南方，選擇南方的二十五首中，又有二十一首，寫到曲江池，其他四首才僅做遠眺南山的動作。

寫到長安街道城門者共八首，另二首寫夕陽，因為夕陽所照臨的還是城中街道，所以也可以納入，共十首。

還有七首寫到北向的大明宮，如果再加上更北遙望帝陵的三首，也共有十首。

由於一首詩可能兼及兩三個條件，所以相加起來的總數不等於原來的首數。[18]

根據上表分析，如果要完全滿足現存唐詩的記載，必須要兼顧前揭三項條件。特別是緊鄰曲江池這一點，為眾作所注目。下文將就其中比較重要的例子，分項說明。

(一)、緊鄰曲江池

請先舉杜甫〈登樂遊園歌〉為例：

樂遊古園萃森爽，煙綿碧草萋萋長。公子華筵勢最高，秦川對酒

18 四十二首之外，還有盧照鄰〈七日登樂遊故墓〉有「漢寢眷遺靈。秦江想餘弔。」（41：520）之句，但漢宣帝陵在曲江南，與立廟曲江北樂遊原二事不同，細讀原詩，仍無法判別，故不列入。另外，表中所舉詩篇，不少貴游唱和之作，這些唱和詩中有四首連景物都沒有觸及，另外有些偏於敘事、論史的詩也沒有提出景物。

國家圖書館學術期刊資料庫

> 平如掌。長生木瓢示真率，更調鞍馬狂歡賞。青春波浪芙蓉園，白日雷霆夾城仗。閶闔晴開昳蕩蕩，曲江翠幕排銀牓。拂水低徊舞袖翻，緣雲清切歌聲上。卻憶年年人醉時，只今未醉已先悲。數莖白髮那拋得，百罰深杯亦不辭。聖朝已知賤士醜，一物自荷皇天慈。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全唐詩，216：226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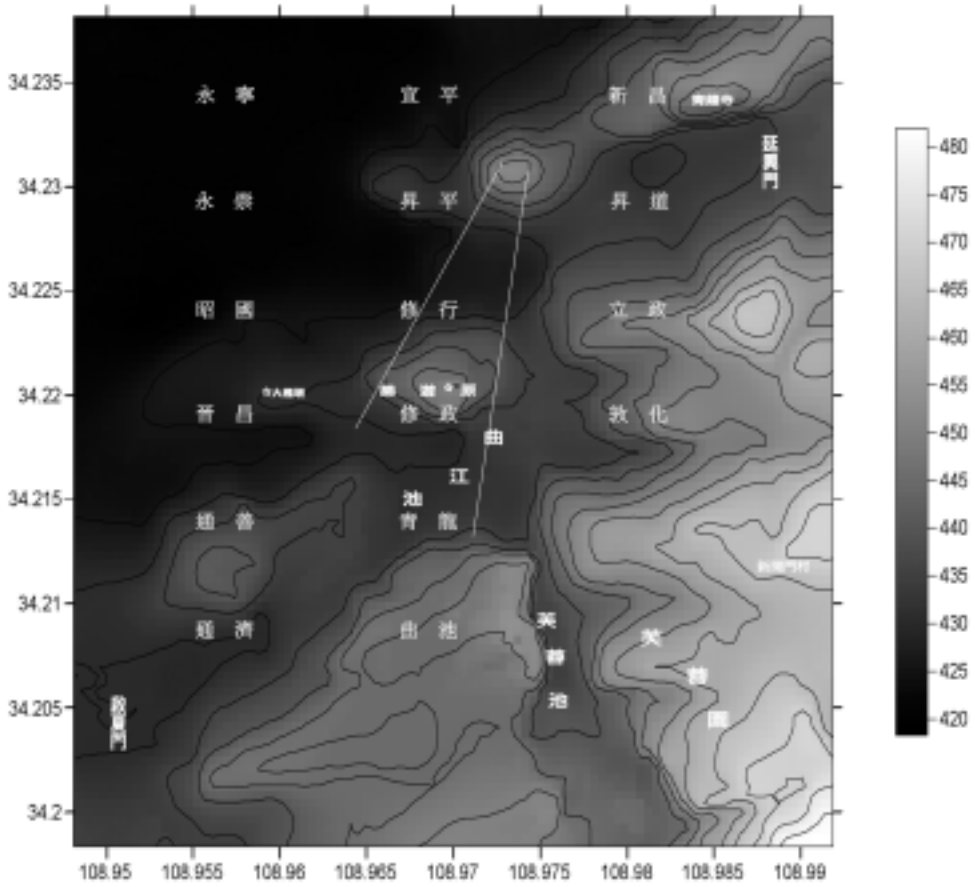
此詩題為登樂遊園，由第三句，知作者身在原頂最高處，詩中未直接描寫原上風景，而是著重在原上的遊賞活動，如「秦川對酒平如掌」及「更調鞍馬狂歡賞」，而所賞的景物，從「青春波浪芙蓉園」到「緣雲清切歌聲上」，全是曲江池範疇。芙蓉園是南曲江之皇家禁囿，已見前；夾城依傍東外廓城而築，兩城牆平行，東外廓城居外，夾城居內，相距二十三米，車駕由兩城中間通行。從樂遊原頂東望，可看見東外廓城和夾城，高踞在敦化坊之東，一線峙列。貴游之翠幕銀榜，主要分布在曲江池西側之杏園一帶。杜甫既將這些風景安排在「秦川對酒平如掌」的方位之下，又以「狂歡賞」作觀賞的指述，則依詩意進行之必然性，上述景物乃為作者在樂遊原上所親見也。

就當地的實際景觀來說，如果要全部觀照到杜甫所見的各景，這是需要一定條件的，昔人解釋的樂遊原位址顯然不能相符，下面，我將〈圖二〉簡化之後，作成第七圖「樂遊原與曲江池視向關係參考圖」，然後再分別以位在昇平坊和位在修政坊兩種可能性，進行探討。

甲、當樂遊原位在昇平坊的情況下（舊說）：

杜詩說：「青春波浪芙蓉園，白日雷霆夾城仗。」兩句先寫帝王，是杜甫尊王的習慣，這兩句從遠處、大處寫，未必要聽聞得真切，不過，我們還是考慮它的可能性。從昇平坊高地到芙蓉園，直線距離約 2500 米，視角也可以切入，只是比較遠。至於夾城車仗，從昇平坊高地向東，受到青龍岡阻隔，未必能察覺到，延興門春天節日裡人車雜遝，也未必是良好的觀察環境，不過，如果留意東望，當車仗通過延興門，經過昇道、立政兩坊之東的夾城上坡路段時，還是有觀察到的可能。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七 樂遊原與曲江池視向關係參考圖

接著「閶闔晴開昳蕩蕩，曲江翠幕排銀牓。拂水低徊舞袖翻，緣雲清切歌聲上。」四句，第一句承接唐玄宗南幸芙蓉園的語勢，寫閶闔天之光景晴明，萬象開朗，（舊注有以閶闔晴開指大明宮之說，應誤。）然後敘述曲江池畔富貴人家的臨時遊賞設施－翠幕與銀牓，拂水二句，更將鏡頭自遠調近，歌舞之境，如在目前，如在耳際。從大量的曲江唐詩發現，如此情景，都發生在杏園中，杏園即是曲江池的西岸，盛時柳杏可能延伸到西南岸（青龍坊南部）。

從昇平坊高地到杏園南北，直線距離平均約 2000 米，以大氣能見度（visibility in atmosphere）十級區分表來說，[19]由高處下望二千米左右且背景為

19 大氣能見度級區分為十級，以 0 級最佳，九級最弱，參閱簡錦松：〈從實證觀點論王之渙「登鸛雀樓」〉，《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集刊》，第 14 期，1999 年 3 月，頁 15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地平線的物體，能見度級應劣於四級，雖然可以望見，影像不會清楚，杜詩所說「拂水低徊舞袖翻，緣雲清切歌聲上。」就只能變成去馬來牛不復辨的模糊淡影了。不過，假使能夠做到這個地步，仍可以勉強說是看得見吧！然而，事實顯然不是這樣。

因為昇平坊高地和修政坊高地的高度相當，廣度也相當，從昇平坊高地向杏園張望時，所形成的視角，應介於西南 183°到 210°之間，正好被修政坊高地完全遮住。我在〈圖七〉中，從昇平坊畫了兩條線，代表站在昇平坊高地之頂向曲江池眺望者的視線，很顯然地，全部都被修政坊高地遮蔽，看不見杏園的水際歌舞。

杏園，是曲江池的主要遊賞區，其次是宗正寺亭子和尚書省亭子所在的曲江池北岸，但是它們位在修政坊高地的南麓，從昇平坊當然是看不見的。

是不是還有其他的曲江之遊，可以從昇平坊上看見呢？如果是曲江池的東岸、東北岸，或是南岸的一部分，從昇平坊應該可能看得見，但這不是曲江遊宴的主要地區，不會有大量富貴人家的大排場，與杜詩的氣氛畢竟不相合。

乙、當樂遊原在修政坊高地的情形下（新說）：

杜甫詩中所寫的一切完全符合現地條件。芙蓉園固可遠觀，夾城仗也的聲勢也可能感受到，這兩句本來寫遠景，點到就好，不求仔細聽觀，主要的「閶闔晴開昳蕩蕩，曲江翠幕排銀牓。拂水低徊舞袖翻，緣雲清切歌聲上」，可以看得很清楚。當詩人站在原頂向南眺望時，直接下瞰池北諸亭子，只有 100 餘米距離，杏園從北到南的岸區也只在 500 米-800 米的範疇內。他一邊縱飲、走馬，一邊由相對高度二、三十米的高處欣賞曲江，前無阻隔，周覽可遍，望見人物如畫，歌鐘似沸，這才是杜詩的意境吧！

以上，是從杜甫〈樂遊園歌〉辨識樂遊園之所在，杜甫這首詩明確指出樂遊原與曲江的視域關係，韓愈〈酬司門盧四兄雲夫院長望秋作〉詩，更貼切地寫出了從樂遊原下望的景觀：

> ...曲江荷花蓋十里，江湖生目思莫緘。樂遊下矚無遠近，綠槐萍合不可芟。...(全唐詩，340：3809)

韓愈稱「樂遊下矚無遠近」，能遍觀十里曲江荷花的全景，此情此景，只有當樂遊原就是修政坊高地時，方可達成。假使樂遊原在昇平坊，由昇平坊高地下望，絕對不可能做到詩中所描寫的情事。

下面再舉幾位居住在樂遊原或經常到此的詩人為證。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第一位是居住在樂遊原西的李甘，賈島訪問他時曾作了一首〈訪李甘原居〉詩：

> 原西居處靜，門對曲江開。石縫啣枯草，槎根上淨苔。翠微泉夜落，紫閣鳥時來。仍憶尋淇岸，同行采蕨回。（全唐詩，572：6639）

「門對曲江開」五字，知李甘所居乃是樂遊原的南麓，如果樂遊原在修政坊高地，此詩完全可解。如在昇平坊高地，則全無可能。請在〈圖七〉中昇平坊高地的西側，任擇一點，虛擬為李甘宅門，皆無法看見曲江池。[20]至於紫閣峰，乃在唐長安城西南方的鄠縣境內，為南山之勝，其北直對渼陂。唐詩寫城中望南山者不少，寫曲江池南眺諸峰者亦多，如張說「南山對掌中」句之類，隨手可得。



圖八　今人在唐青龍坊新開的仿唐曲江池，拍攝角度相當於李甘所居附近

20　一說昇道坊下有曲江，我認為曲江池的下泄水道如果經過昇道坊，也應以渠道方式，而非河流，但即使如此，仍與昇平坊高地無關。辛德勇《隋唐兩京叢考》頁30-36，〈曲江池與昇道坊〉，收集了很多相關資料可參考。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第二位曾在樂遊原上居住的詩人可舉賈島，[21]他在詩中說到居宅外的風景：

> 曲江春水滿，北岸掩柴關。只有僧鄰舍，全無物映山。樹陰終日掃，藥債隔年還。猶記聽琴夜，寒燈竹屋間。（寄錢庶子，全唐詩，572：6642）

> 曲江春草生，紫閣雪分明。汲井嘗泉味，聽鐘問寺名。墨研秋日雨，茶試老僧鐺。地近勞頻訪，烏紗出送迎。（原東居喜唐溫琪頻至，全唐詩，572：6641d）

由第一首，可知賈島所居樂遊原的屋舍在曲江之北岸，而且，從姚合稱它為「原下」，以及他自稱「徑通原上草，地接水中蓮」，也可以知道他所居住的位置並不很高，因而可以感受到春水漸生漸滿的風景。由第二首，可知賈島所居在修政坊高地的東部。以上所述，如果樂遊原在昇平坊，這些情景，也都無法形成。

不只如此，賈島在每一首詩都寫到終南山，還說「只有僧鄰舍。全無物映山。」映者遮阻之意，他所居既不算高，而向南卻全無遮攔，可以望見終南山之紫閣峰，這也是修政坊高地的特色；如在昇平坊高地的原麓，雖然同樣可以望見終南山，語氣必不如此。至於有僧鄰舍，應指大慈恩寺正在西鄰一公里外。至於第二首之「聽鐘問寺名」，似指除了大慈恩寺之外，東北尚有青龍寺，鐘聲亦可至此，故聽疑而問也。

我在符合賈島詩中視向條件的原東山麓範圍內，假設一個定點，分別向大雁塔及青龍寺測距，則大慈恩寺約在其正西偏南，距離約 1000-1100 米左右，青龍寺約在其東北 40 度，距離約 2000-2100 米左右，當鐘聲自大慈恩寺而來時，距離雖然比較近，但因為側面受到本身原體的影響，聲音減弱。當鐘聲由青龍寺傳來時，由於兩點之間的地勢相對較低，聲音未受阻隔，距離雖遠，聽來卻與大慈恩寺的鐘聲相似，因而有「聽鐘問寺名」之感。吾人雖不能證實賈島所居之確定位址，但當日情況應與本文所推測不遠。

---

21 賈島詩中只言原東、原西，未及樂遊二字，據張籍〈贈賈島〉 詩云：「籬落荒涼僮僕饑。樂遊原上住多時。蹇驢放飽騎將出。秋卷裝成寄與誰。拄杖傍田尋野菜。封書乞米趁朝炊。姓名未上登科記。身屈惟應內史知。」（全唐詩，385：4335d）可知賈島所居之原為樂遊原。原上有麥田，亦有野菜，如非遊覽季節，恐過者無多。首句寫其貧，亦樂遊原實況也。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白居易也是經常來此的詩人，他的〈立秋日登樂遊園〉：

> 獨行獨語曲江頭，回馬遲遲上樂遊。蕭颯涼風與衰鬢，誰教計會一時秋。（全唐詩，442：4937）

立秋日曲江風景蕭瑟，所以他又上樂遊原，因樂遊原就在曲江池北，所以詩人以「回馬遲遲上樂遊」，承接在獨行曲江之後，使二者成為連貫的遊賞。如果樂遊原在昇平坊，則首句在曲江，次句講到昇平坊，距離拉得太遠，從七言絕句的章法結構或本詩的語意結構考量，都不容許那樣處理。或有人說，作此詩時，白居易方自曲江歸新昌，必須經過昇平坊樂遊原，順道而登。

其實，白居易自曲江歸新昌坊，最方便的方法，是越過修政坊高地，下修行坊，往東，入昇道坊，出昇道北門，直接入新昌南門。一路上，除了修政坊高地之外，皆行坦途。

若依前人所說樂遊原在昇平坊高地，那麼，詩人既已登上曲江池北的修政坊高地，欣賞了水天蕭瑟之美景，何必再去登上風景遠遠不如的昇平坊高地，再下原繞路回家，後者無理得多。

（二）、北見大明宮（含更北之廣大區域）

張說提出了樂遊原上第二個條件。

張說〈三月二十日（一作三月三日）應詔〉詩云：

> 樂遊形勝地，表裡望郊宮。北闕連天頂，南山對掌中。皇恩貸芳月，旬宴美成功。魚戲芙蓉水，鶯啼楊柳風。春光看欲暮，天澤戀無窮。長袖招斜日，留光待曲終。（全唐詩，88：965d）

南山即終南山，芙蓉水即指南曲江芙蓉池皇家禁苑，與前項所提出的觀景條件相同。另外，他提出了由樂遊原北望雙闕的新條件。所望雙闕，應為大明宮含元殿兩側的翔鸞閣與栖鳳閣（圖九），含元殿殿廡面積東西長約 60 米，南北寬約 40 米，二閣於殿前東西相對，相距 150 米，因殿址在龍首原南沿，高程約 410 米，比起南面平地高程大約 400 米，已高出 10 米，殿址台基又高達 3 米，整體高出地面至少 13 米，翔鸞與栖鳳二閣相對，其台基也高出平地至少 15 米，[22]再加上兩閣的建築高度，由城中北望，即成為明顯的雙闕地標。詩人由

22 以上有關大明宮含元殿、翔鸞閣、栖鳳閣的數據，皆出自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唐長安大明宮》，頁 30，〈三、宮殿遺址．（一）殿址的探勘及分布〉。〈圖九〉是足立先生在清末所拍攝的相片，可以明顯看到含元殿高出地表的基址和雙闕基址的

大灣臺近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樂遊原上遙望，中間沒有阻隔，雙闕色彩度濃重，又是以天空的背景，因此，雖然相距 7800 餘米，應仍可望見雙闕影象。可列為條件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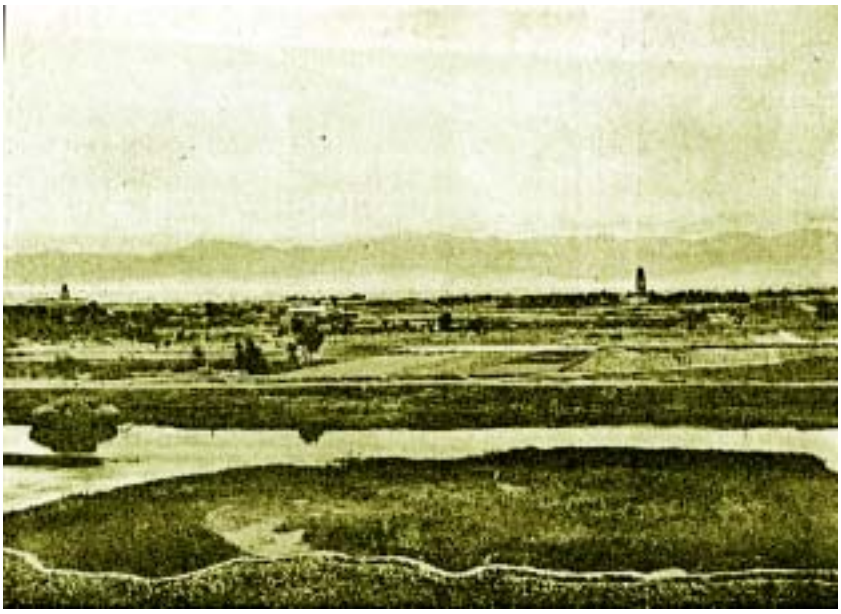
圖九 1 大明宮含元殿遺址（足立喜六拍攝及標題）

〈圖十〉是足立喜六清末在西安府城南牆上拍攝的照片，[23]可以清楚看見小雁塔、大雁塔，反之，由大雁塔上看西安府城也沒有問題。修政坊高地與大雁塔緯差極小，高度相似，北望府城當然也沒有問題。西安府城是唐皇城的擴大，大明宮在唐皇城之東，因此，由修政坊高地遠望雙闕，自然也是可能的。足立的照片中，還可以看見終南山，西安府城南牆到正南方的終南山子午谷口的直線距離，經實測為 24.35 公里。

形貌，請參考。含元殿遺址已將基址部份重建，於 2005 年 5 月 1 日起開放參觀。遺址舊碑在北緯 34.287919°、東經 108.957278°，碑前地面高程是 107 米，新建物在其東北二百米外，台基高程約為 424 米。現在鄰近之處都被建成房舍，地面高程已不可據，復建的遺址雖然依舊高出地表，也未必等同於原貌。

23 圖九、圖十，皆為足立喜六所攝，載於所著《長安史蹟考》卷首。此書有日文本及楊鍊譯本，圖十僅見於漢譯本。原圖因年久已不甚佳，色彩為我所加，似較清晰。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十 西安遠景（足立喜六拍攝及標題）

以北望而言，杜牧的樂遊原詩所望更遠，他喜歡作遠眺的感慨式寫法：

> 長空澹澹孤鳥沒，萬古銷沈向此中。看取漢家何事業，五陵無樹起秋風。（登樂遊原，全唐詩，521：5954）
>
> 清時有味是無能，閑愛孤雲靜愛僧。欲把一麾江海去，樂遊原上望昭陵。（將赴吳興登樂遊原一絕，全唐詩，521：5962）

前一首歎息漢家五陵，後一首遙望唐太宗昭陵，都是採用向北遠眺遙感的寫法。

（三）、西望大量街道

張九齡〈登樂遊原春望書懷〉詩再提出一個新條件：

> 城隅有樂遊，表裡見皇州。策馬既長遠，雲山亦悠悠。萬壑清光滿，千門喜氣浮。花間直城路，草際曲江流。憑眺茲為美，離居方獨愁。已驚玄髮換，空度綠蕪柔。奮翼籠中鳥，歸心海上鷗。既傷日月逝，且欲桑榆收。豹變焉能及，鶯鳴非可求。願言從所好，初服返林丘。（全唐詩，49：60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請注意「萬壑清光滿，千門喜氣浮。花間直城路，草際曲江流。」這四句，花間、草際都是下望動作的指示之語，花高而草低，所以花間可寫遠景，而草際必是近景，才是詩理。詩人一面用萬壑清光滿描寫南望曲江池之近景，一面由直城路看到北向城中的千門萬戶新春之喜。直城路，可指朱雀門東第二街，南達啟夏門，中經大承恩寺，北沿皇城、宮城，直上大明宮，此路今日實測，含兩旁三米水溝，寬達 140 米。由修政坊高地或昇平坊高地都上可以輕鬆地俯視。但「草際曲江流」則非昇平坊高地所能見到之景。且城隅二字，已透露出樂遊原所在的位置偏在外郭城一隅，如依舊說在昇平坊，下承延興門大街，謂為城隅實較勉強。

白居易在樂遊原上所關心的角度，除了曲江之外，也熱心地關照長安街道，尤以〈登樂遊園望〉詩所寫最為明晰：

> 獨上樂遊園，四望天日曛。東北何靄靄，宮闕入煙雲。愛此高處立，忽如遺垢氛。耳目暫清曠，懷抱鬱不伸。下視十二街，綠樹間紅塵。車馬徒滿眼，不見心所親。孔生死洛陽，元九謫荊門。可憐南北路，高蓋者何人。（全唐詩，424：4661）

這首詩把樂遊原四望之景做了很多處理。首先他舉出大明宮在「東北何靄靄，宮闕入煙雲」，[24]即前文張說「北闕連天頂」之意。如樂遊原在修政坊高地，由原頂北望，大明宮應在北偏西 2 度－13 度之間，如依舊說，將樂遊原定位在昇平坊東北，則為北偏西 5 度－18 度，都不在東北，此處「東北」若非宜「直北」之字誤，便是白氏方位判斷稍不正確。

遙望大明宮闕之後，他的注意力投向「下視十二街，綠樹間紅塵」，北望動作已有，樂遊原東已近外廓城，南方是曲江池，因此，詩中的「下視」，應為西面的城市之景，「十二街」或解為「皇城內縱五橫七合計十二條街道」，但我以為不確，[25]樂遊原距離皇城最近處也有 4000 米，最遠處達 7000 米，皇城

24 關於此句，《唐兩京城坊考》認為：「蓋言南內之宮闕也。」（見表一）但白居易任官出入都在大明宮，作詩當時為京兆戶曹參軍、翰林學士，翰林院也在大明宮，《白氏長慶集》中觸手皆是「龍尾道」之類詞語，而南內自唐玄宗後，已不再成為政治中心，白居易應不會把主視線由大明宮移往南內興慶宮。

25 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卷 1，頁 32，〈登樂遊園望〉詩注云：「長安志卷七：（皇）城中南北七街，東西五街。合計十二街。本卷白氏諭友詩：西望長安城，歌鍾十二街。」實非如此，白居易〈諭友〉：「...臨風踢葉立。半日顏色哀。西望長安城。歌鐘十二街。何人不歡樂。君獨心悠哉。」（全唐詩，424：4668）皇城中豈是歌鍾歡樂之地？白氏好用十二寫長安街道，其例數見，如〈鄧鮪張徹落第〉：「...春

國家圖書館學術期刊資料庫

所在處海拔約為 405-410 米，樂遊原最高處為 450 餘米，上下落差雖然會擴強視力，但距離太遠所見極為模糊，尤其不可能辨識人。而白居易接下來說：「車馬徒滿眼，不見心所親」，強調所望者為「心所親」的熟人。因此，如果以皇城來解釋這首詩，根本望不見人形，那麼白居易寫這兩句便屬無根游辭。

事實是，元微之收到來詩後，也和了一首〈酬樂天登樂遊園見憶〉：

> 昔君樂遊園，悵望天欲曛。今我大江上，快意波翻雲。秋空壓澶漫，浰洞無垢氛。四顧皆豁達，我眉今日伸。長安隘朝市，百道走埃塵。軒車隨對列，骨肉非本親。夸游丞相第，偷入常侍門。愛君直如髮，勿念江湖人。（全唐詩，401：4487）

「長安隘朝市，百道走埃塵。軒車隨對列，骨肉非本親。」直接回答白氏的「車馬徒滿眼，不見心所親。」所指的地點是長安的百道，也就是泛指街道，而不專指皇城。所以，我認為此詩的十二街，是指他居高俯視排列於身前的眾多棋盤式縱橫街道，十二是多數之稱，為白氏所慣用於描寫長安街道的詞彙。

同樣採取這個視角的，還有劉得仁，他在〈樂遊原春望〉詩中寫下：

> 樂遊原上望，望盡帝都春。始覺繁華地，應無不醉人。雲開雙闕麗，柳映九衢新。高野笙歌罷，多閑逐此身（全唐詩，544：6290）。

「雲開雙闕麗，柳映九衢新。」與白居易先望宮闕再寫十二街的行動，完全相同，所望者為城內之通泛之街景也。

在眺望城內街道的作品中，李商隱〈樂遊原〉五律曾經東眺延興門是比較特別的一首：

> 春夢亂不記，春原登已重。青門弄煙柳，紫閣舞雲松。拂硯輕冰散，開尊綠酎濃。無悰託詩遣，吟罷更無悰。（全唐詩，540：6211）

風十二街。軒騎步暫停。」（全唐詩，424：4666）〈和微之春日投簡陽明洞天五十韻〉「江上三千里。城中十二衢。出多無伴侶。歸只對妻孥。」（全唐詩，449：5062）皆泛指長安街道，至如〈登觀音臺望城〉：「百千家似圍棋局。十二街如種菜畦。遙認微微入朝火。一條星宿五門西。」（全唐詩，448：5041b）「五門」是大明宮南面五座宮門，一條星火由南而北，且在五門之西，必定是沿朱雀門東第二街前進，乃在皇城苑牆之外，尤可證明非皇城內也。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本詩「紫閣舞雲松」採用了前人南望的習慣，「青門弄煙柳」句則開了東望的視界。青門指東門，此地離外廓東城之延興門，只有一排坊之隔，直線距離約2100 米，居高下望，中間沒有阻隔，所以有青門煙柳之趣。

以上經由唐人詩中的描寫，我們了解到樂遊原的三個地理特徵：一，可以向南下見曲江，遠及南山。二，可以北見雙闕，乃至更遠之郊。三，可以俯見直城路及千門萬戶。比較昇平坊和修政坊這兩處高地，第二和第三項，兩處都可能做到，然而最重要的第一項，只有修政坊高地可以滿足唐詩的要求，昇平坊高地則絕對不可能達到要求，因此，我認為修政坊高地才是樂遊原的真正所在。

附．任氏傳問題

《類編長安志》在〈樂遊原〉條提到小說〈任氏傳〉，由於他已說樂遊原在青龍坊，此處應該僅只是借來印證名詞而已，但《兩京城坊考》則詳引鄭生與任氏相識的經過，使之成為樂遊原在昇平坊的佐證。

〈任氏傳〉大略是說：

> 韋崟和鄭六在唐天寶九年夏六月，將會飲於新昌里。至宣平之南門，鄭六有事，崟先往新昌里相候，乘白馬而東，鄭生乘驢而南。及鄭生入昇平之北門，偶值三狐妖化為婦人行於道中，隨之。東至樂遊園，已昏黑矣。[26]

文中各坊里方位大致正確，因此，予人可信的印象，但深入思考之後，疑點甚多，主要是在時間上相當不合理。

小說中，鄭生由昇平北門內尾隨三女子到樂遊原時，「已昏黑矣」。現在計算一下他們的行程，自昇平北門口至十字街心為 262.5 米，如自十字街心東北行，僅 390 米即達原頂中心，合計為 650.2 米。當鄭生遇見三女時，已入昇平北門，因而自相遇至到原頂，不及 600 米，前述數字皆為直線距離，但以當地地形了解，實際距離應與去此不遠。此處岡原亦不難登，我曾模擬了他的路線，估計約有二十來分鐘就很寬裕。

唐朝的時刻制度，由夕陽沒入地平線起 2.5 刻（換算今時 36 分鐘），是為「昏刻」，現代天文學稱為「昏影」，這是在日沒以後由高空大氣散射太陽光引

26 唐沈既濟作，收入《太平廣記》，卷 452，頁 369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起的天空發亮現象，昏黑則蒙光已盡，也即是昏刻結束之時。因此，如將樂遊原定位在昇平坊，由四人抵達時已昏黑來逆推，則鄭生與三婦人相遇於昇平北門之時，太陽已在地平線了。韋、鄭兩人分手的宣平南門，只和昇平北門隔了一條寬 55 米的延興門街，換言之，二人分手也在這個時間。

唐代長安城有「街鼓」制度，也有「犯夜」的規定，[27]昏刻時，順天門擊昏鼓四百下，鼓聲結束時，昏刻亦完，代表一天的晝漏已盡，夜漏開始，皇城、外郭城下鑰，各坊門繼續再擊鼓六百通，然後各坊門也閉鎖，坊外街道即禁人行，有行者，皆為犯夜。順天門大鼓四百通約費時三十六分鐘，則坊門小鼓六百通的時間，大約也不會超過四十分鐘。

小說中鄭六與韋生相約到新昌里會飲，應是晚宴，而鄭生說有事先辦，稍遲會趕上，可見到晚餐時間，還有足以辦事的時間，從昇平北門到新昌南門，直線距離 1115 米，還必須越過 440 米高程的昇平坊北的高坡；延興門大街是主要街道，人車擁擠，他騎著驢子，速度有限，必須預留時間。因此，韋、鄭二人分手的時刻，決不會是日沒之時。否則，分路當時，官街擊鼓咚咚，鄭生必極匆忙趕去辦事，不會悠閒地張望婦女。

但是，如果樂遊原在修政坊，則鄭生尾隨步行的三女至此，直線距離約 1300 米（後面 400 餘米是上坡路段），經過四處坊門，四人一路調笑，時速不到兩公里，可能走上一個小時，此時天才昏黑，則韋鄭二人分手時日色尚高，鄭生繞路先去辦事，亦較合理。

至於小說中「東至樂遊園」的「東」字，也許原來作「南」，因為北宋《太平寰宇記》以來，已經有人把樂遊原定位在昇平坊，傳寫者具有這種認知，把「南」字改為「東」，以符合樂遊原在昇平坊東北的說法，也未可知。

總之，以小說作為研究佐證，必須考慮小說的流傳過程不像文集嚴謹，敘述也可能有跳躍式的不周全性，必須以實證材料先予檢驗。以〈任氏傳〉為例，經過唐代制度及現地條件的檢驗，它僅能證明此篇小說中曾寫到樂遊園，不能證明樂遊園在昇平坊。

27 據唐長孫無忌等撰、劉俊文點校，《唐律疏議》，卷 26，頁 489-490，〈犯夜〉條引〈宮衛令〉。《新唐書》卷 49 上，頁 1285－1286，〈百官志四上．左右金吾〉條云：「日暮，鼓八百聲而門閉。」與此稍有不同，《唐律疏議》編成在前，所敘較詳，故取之。

臺大學術期刊資料庫

五．結論

本文以唐詩和現地地理資訊，檢驗了古代文獻中對於「樂遊原」位址的記載。

根據《全唐詩》中所有樂遊原相關作品分析，「樂遊原」必須擁有三條件，缺一不可。

1.曲江－南向緊鄰曲江池（可完全看見曲池景物及遊宴活動）
（另含更遠的終南山）

2.街道－下眺大量街道（也包含李商隱提出的延興門）

3.大明宮－北見大明宮（含更北之廣大區域）

《長安志》《唐兩京城坊考》主張「樂遊原」在昇平坊的說法，雖能符合第二、三兩項，但完全不具備第一項條件，應不正確。

《類編長安志》認為「樂遊原」在清龍坊，清字疑青之誤寫，依現地條件及古人指述，青龍坊地應是唐代詩人所游賞的曲江池故地，因此，《類編長安志》的說法比較接近唐詩的指述。不過，青龍坊內並無高地，所以，仍不是完全正確。

我主張正確的「樂遊原」位址，應在青龍坊的北鄰－修政坊高地。

修政坊高地完全符合唐詩所指述的三項要求。

修政坊高地，現為北池頭村二組，海拔 440 米以上部分，面積 0,1526 平方公里，最高處高程略多於 450 米。

修政坊高地的南向景觀開闊，可以完整地俯瞰曲江池，最適宜之觀景位置，在北緯 34.21922°、東經 108.97008°附近，[28]高程在 445-450 米之間。以杜甫〈樂遊園歌〉之描寫內容，參照現地景貌，此詩如作於這裡，應是眾人可以同意的擬測。

引用書目

王維坤，《中日文化交流的考古學研究》（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2 年 1 月）
(南宋)王應麟，《玉海》（上海：江蘇古籍出版社，1988 年）
中央研究院《漢籍電子資料庫》（台北：中央研究院，此為中研院學術資源

28 本文 GPS 座標系統採用 WGS8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資料庫）
中國文物局，《中國文物地圖集．陝西分冊》（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1998 年 12 月）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唐長安大明宮》（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 年）
(日)平岡武夫，《長安と洛陽》（京都：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1956 年 1 月），中譯本為《唐代長安和洛陽》（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 年 11 月）。
(漢)司馬遷，《史記》（北京：中華書局，1964 年 5 月）
(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鑑》（北京：中華書局，1978 年 5 月）
史念海，《西安歷史地圖集》（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1996 年 8 月）。
史念海，《唐代歷史地理研究》（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8 年 12 月）。
西安市城市規劃管理局、西安市勘察測繪院，《西安城市工程地質圖集》（西安：西安地圖出版社，1998）
朱金城，《白居易集箋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年 12 月）
北宋(清)宋敏求，《長安志》（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 5 月，《宋元方志叢刊》刊清乾隆四十九年畢沅《經訓堂叢書》本）
辛德勇，《隋唐兩京叢考》（西安：三秦出版社，1991 年 10 月）。
陝西省西安市文物管理局李天順主編，《西安長樂門城樓修繕工程報告》（西安：陝西省西安市文物管理局，2001 年）
(宋)李昉等奉敕撰，《太平廣記》（北京：中華書局，1988 年 4 月）
陳尚君，《全唐詩補編》（北京：中華書局，1992 年 4 月）
李健超，《增訂唐兩京城坊考》（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 年 2 月）
陝西省古籍整理辦公室吳鋼主編，《全唐文補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4 年）
(清)足立喜六，《長安史蹟の研究》（東京都：東洋文庫，1933 年）
(清)足立喜六，《長安史蹟考》（上海：商務印書館，1935 年）此書與日文版之間並不完全相同故兩舉。
(清)佐藤武敏，《長安》（東京：近藤書店，1974 年）
何清谷，《三輔黃圖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1995 年 5 月）
武伯綸、武復興，《西安史話》（西安：三秦出版社，1981 年 7 月）
(唐)長孫無忌等撰、劉俊文點校，《唐律疏議．犯夜》（北京：中華書局，1983 年 11 月）
(南宋)祝穆，《事文類聚》（台北：商務印書館，四庫全書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漢)班固，《漢書》（北京：中華書局，1962 年 5 月）
(唐)韋述，《兩京新記》，用平岡武夫《長安　洛陽（資料）》本
(清)徐松，《唐兩京城坊考》，用平岡武夫《長安　洛陽（資料）》本
(清)陸耀遹、董祐誠，《咸寧縣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70 年，據清嘉慶二十四年修，民國二十五年重印本）。
(清)曹寅、彭定求等輯，《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 4 月）
葉驍軍，《中國都城歷史圖錄》（蘭州：蘭州大學出版社，1986 年 12 月）
(清)董誥等奉勒撰，《全唐文》（北京：中華書局，1960 年 4 月）
(元)程大昌，《雍錄》（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 5 月，《宋元方志叢刊》刊明吳琯校刻《古今逸史》本）
(清)談遷撰，汪北平點校《北游錄頁》（北京：中華書局，1997 年）
楊鴻年，《隋唐兩京坊里譜》（上海：上海古香出版社，1999 年 9 月）
(元)駱天驤，《類編長安志》（北京：中華書局，1990 年 5 月，《宋元方志叢刊》刊明鈔本）
陝西省文物事業管理局駱希哲，《唐華清宮》（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 年）
(北宋)歐陽修，《新唐書》（北京：中華書局，1975 年 2 月）
(北宋)樂史，《太平寰宇記》（台北：文海出版社，196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